

# 故事的后来和人性的B面

□ 李海燕

连日里春风浩荡、花事如海，再宅在家里继续“胡吃乱想”的生活常态，有辜负春光、浪费生命的犯罪感。然而再怎么取次花从赏花、赏叶、赏春光，也还是为时日所限。在所有那些春风沉醉的晚上，所伴者，唯有书香。

然而最近的阅读体验实在说不上愉快。闺蜜新推荐了两位女作家的书，安妮·普尔鲍姆的《古拉格：一部历史》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》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”。并强烈建议，先要做好心理建设，并进行一段时间的体能训练，于睡眠良好、体力强健时再看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，曾听人说过，读某本书的感觉，就像纸割伤了手指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割的，待觉得痛彻心肺，也只有深深的伤口，未见流出血来。而我最近不愉快的阅读，完全是因为，故事有个美好的开始，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，峰回路转，故事的后来和人性的B面渐次呈现，美好

转而成令人惊异的愕然，让人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名——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先是在熊平的《极权主义美学及其原理》中读到了这样的段落：1918-1920年苏维埃国内战争期间，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，被称作军事共产主义。在这期间，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。一次会议上，主管苏维埃政权粮食调配的粮食人民委员(相当于当时的粮食部长)瞿鲁巴突然饿晕在会场上。一个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粮食权力的部长，却没有从中留下一些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，这个故事令所有人为之动容。

然而故事的后来是这样的：列宁亲自给他写信，并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“疗养食堂”。“疗养食堂”后来逐步扩大到一般领导干部，再进一步扩大到领导干部的家属。革命胜利和经济好转后，“疗养食堂”全国遍地开花，并且由食品扩大到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源，包括美

色、权力和钱财。再后来到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古拉格，连人的尊严和生命，也都成了“老大哥”随时可以获取的资源。

另一段故事来自南非。这个地球另一端的国家，之前对其有限的了解主要是有关曼德拉和他领导的反种族歧视斗争，并最终实现了种族间的和解。永远记得曼德拉振聋发聩的名言：“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，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，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”“我反对白人统治，也反对黑人统治，只接受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。”

后来曼德拉所言犹在耳边，我却从各种渠道读到实现种族和解之后的南非，黑人展开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——就业、医疗等一切制度向黑人倾斜，越来越多的白人没工作、没收入，因为肤色，有些医院拒绝为他们医治，终于有白人感受到：“我的肤色是个错误……”据统计，南非的白人人比例从15%下降到了11%，有近40万白人住在贫民窟。

其实就算没经过多少世事，就读过的一本书而言，理解人性的复杂和多面这样的理解力还是应该有的。然而还是惊讶于人性的B面这样轻易就能跑出来，一个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理想主义者，一转头就能变成要求他人也牺牲生命的极权主义者；刚刚从被欺压的境地里解放出来，一旦有机会欺压别人，竟然没有丝毫的犹疑和心软……

读过汉娜·阿伦特的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，她更多从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影响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按自己的意愿安排他人的生活，几乎所有的人性与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恶魔吧？更多的时候，被安排的人习惯了之后，竟然发现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

地狱里没有恶魔，它在杀戮的现场，它在强制的绳索里，它在歧视的眼神里，它在乌干达、在古拉格、在奥斯维辛……它在人心里。所以人要朝朝夕惕，不要放它们出来。一旦人性的恶魔被释放出来，早在灾难开始之前，胜负已然决出。赢家不是任何人，赢家是剥夺和死亡，不分你们我们还是他们。

□ 崔立

1  
老李出了本书。  
为了出这书，老李花了好几万块钱。老李又舍不得这钱。

拿着那书，老李到处去推销。老李去找老朋友老王，老李说，老王，这书原价100块，我给你60一本，怎么样？老王抹不过人情，就买了一本。

老李又去找老赵，老刘、老曹……

老李找到老何，老何竟一口回绝了他。老何是个直来直去的人，老何说，老李，对不起，你的书我是不会花钱买的。老李一愣，说，为什么？老何说，很简单，你卖给我的不是你的书，而是人情。老何又说，如果你的书真的受欢迎的话，你就不用自己掏钱出书了，人家出版社还会给你稿费。老何还说，若不信，你把你的书摆在书店里，看能卖掉吗？  
不知怎么地，老李的脸滚烫的。

2

老姜出了本书。  
小区里办一个读书会，老姜站在会场的门口，拿着自己的书，免费给每一个进门的人送。走过去一个人，老姜送上一本；再走过去一个人，老姜又送上一本……一大叠的书，一会就送完了。  
老姜心头美滋滋的。

可读书会结束的时候，老姜心头乐不起来了。每一张桌子上，都留下了一本书。是的，就是老姜给大家发的那本书，老姜出的那本书。老姜莫名其妙有些尴尬，还有无以复加的失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姜在扪心自问。  
人一个一个地在往外走，老姜没有走。老姜还在等等。等了一会，老

手机语文

## “花担”风雅

□ 路来森

“卖花”雅事，宋人诗中，多有记载。  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卷七》：“是月季春，万花烂漫，牡丹，芍药，棣棠，木香，种种上市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晴窗静院，晓阁高楼，宿酒未醒，好梦初觉，闻之莫不新愁易感，幽恨悬生，最一时之佳况。”

马头竹篮，是盛装鲜花的工具；卖花人将时令鲜花摆放在“马头提篮”中，然后沿街叫卖。最有趣的是其叫卖声，居然是“歌叫”之声，清奇可听。“有音乐之美，而不是简单的吆喝。何谓“歌叫”？又“清奇”在何处？据燕南芝庵《唱论》阐述：“歌叫”是应该符合各种各样的音律的，音律不同，其表现的感情亦不同；例如，有的清新绵逸，有的感叹伤悲，有的飘逸清幽，有的呜咽悠扬，有的则典雅沉厚……表达情感如此丰富，这也就难怪，听到叫卖声的人，虽居内室，却依然禁不住“新愁易感，幽恨悬生”了。

由此可见，彼时“卖花”，已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已然具有某种艺术情味了。

心灵小品

## 小虫儿卧单

□ 宋长征

我那时喜欢在田野上漫游，夏日的黄河故道除了庄稼就是一些葱郁的草木，马齿苋，黑天天，灯笼草，狗尾巴草，都是我从小结识的不会说话的朋友。我看见一种草，细柔的枝叶，匍匐在黄土地上，像是耳朵紧贴大地，在倾听曾经的黄河水浩浩漫漫，有风的声音，有大风卷起的漫天尘沙。

我问母亲这是什么草，小虫儿卧单，也叫花被单。我仔细看，青紫的叶片，红润的草梗，有点像马齿苋，不过没那么丰腴。如此，是不是就能为一只小小的麻雀御寒？想到做到，刚好二哥给我捉了一只麻雀，放在小小的竹笼里，便孵了一些小虫儿卧单带回家。那只可怜的麻雀，羽翼尚未丰满，躲在笼子里瑟瑟发抖，我说：别怕，我给你盖上花被单就不冷了，等你长出羽毛，我就把你放回属于鸟儿的蓝天。

麻雀还是死了。其实有时看着好心的我们一直在做逆天的蠢事，子非鱼，如何能懂得一只鸟或一尾鱼的快乐。之后，很多年，我再不养鸟，直至今在，每当看见在笼子里

啾啾的飞鸟，就无端替它们感到忧伤。  
二娘这人，身体好，一直活到九十七。1980年代，那时的医疗条件还很差，二娘就一直在推荐她的草药验方，且行之有效。譬如菌痢，俗语说“好汉撑不住三泡稀”，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三天就会身体脱水，行走无力。二娘取新鲜的小虫儿卧单两朵，煎服，每日三次，不消几日草到病除。

这是草木心生的悲悯，看颠仆在黄河故道上的我们日夜辛劳，就生出千百种草木作为我们强大的后盾。本就卑微的草木，餐风露宿在庄稼的缝隙。有时我们为了多收上三五斗，就会对草木横加戕害，而它们却总能以德报怨，护守着黄土地上的我们。

古往今来，每当我看见写草木的人，就会产生好感，我读了草木性情，气质里也会有草木的悲悯与良善。也许这就是叶嘉莹所说的弱德之美，即使没有更大的力量去拯救人类，也能通过个体的表达，将美德静水流深地传递。

小虫儿卧单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地锦，大地一片锦绣。

# 爸爸的女友

□ (土耳其) 黛比·安德比 孟心怡 译

只需闲聊几分钟，我就知道爸爸的女友能和他交往多久。比如辛迪，声音颤抖，用浓妆掩盖她和我爸之间的年龄差距。我们轻轻地握了一下手，然后她就怜惜地问我学校怎么样，一边听我的答复一边点头。她最多只能撑两个月吧。另一个克洛伊，40岁，声音沙哑，在起居室里支接一支地抽烟，谈的几乎都是动物权利。她从她去世的丈夫那里继承了一笔钱，一部分就用来解救收容所的动物了。她留了8个月，从我爸的记录来看算是相当长了。

我不介意放学回家后，时不时地在厨房里发现一位新女友这样和我打招呼：“哦，那你一定是金伯莉了！”我会回答：“叫我金就行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然后我就会悄悄猜测她的年龄，以及我会和她相处多久。好处之一就是她们都会给我做饭，假装自己是我妈，这一点让我又爱又恨。假食很美，晚餐时的聊天也很有趣，但是她们的拥抱总是专横的，她们的分手也太过激烈。

比如谢丽，我爸想分手时，她把我们的古董手工上釉瓷花瓶摔成了上千片，还把遥控器扔到他身上。在楼上的卧室里，我只能断断续续听见他们的吵闹，但是我知道那个安静又优柔寡断的谢丽已经变了个人。我还记得艾利，她听到我爸说一切都结束了时，一拳砸上了水泥石墙，严重扭伤了手腕。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带她去医院时，车里真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我能提前感知到一段关系的终结。我爸会不再倾听女友的意见，忘记回答她的问题，或不陪她出去找借口，然后坐到沙发上他常坐的那个位置上，一心一意地读书或者干别的什么。他倒是还会努力礼貌待她，但是我一点都不赞赏他这种所谓的绅士行为。蜜月期一旦结束，他就会逐渐冷漠下来，退回自己的小世界里，我都奇怪为什么还会有人在关系早就名存实亡后还待在他身边。

于是，我爸的生活模式对我来说是可以预测的，新关系开始就上升，分手就下降。然后有一天，这个模式被一个叫桑德拉的女人打破了。她很聪明，所以知道什么时候离开那个注定会离她而去的男人。

桑德拉和其他人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她待我像对一个成年人，从来不闲扯些“学校怎么样”。当我告诉她让我伤心的男孩或者倾慕的老师时，她又善于倾听。她知

道什么时候该默默听着，什么时候该给出意见。我发现我赞同她的一切发言。我那么习惯在家看见她，以至于我都在放学路上列出想告诉她的事。他们一周年纪念日晚餐时，她告诉爸为什么他们应该分开过各自的日子。我都不知我和我爸之中究竟谁更失落一些。

形势逆转，我爸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被关系突然终结吓了一大跳，要求对方好好解释。我明白他暗示我离场，于是偷偷溜进了最近的一个房间，我爸的书房。桑德拉声音镇定而耐心，说的话都经过精心揣摩，就和我预料的一样。她的冷静遇到的却是强烈的不赞同，他的大浪冲击到她平静的海岸上，也只剩泡沫和怒气。我从没见过我爸一下子这么生气、震惊而脆弱。

我既不能参与他们的争吵，也无意偷听来侵犯他们的隐私，于是我试图全心研究书架上的那些书。这些书都是以我爸那个兴趣水平归类，《尤利西斯》靠在《凯文和小老虎伊全集》上，《等待戈多》放在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上面。我抓起几本翻看着，当外面的争吵愈加激烈时，我坐在了爸爸的皮椅上，头埋在掌心里。

我不停歇的双手接着又开始寻找附近什么别的东西，好让我分散注意力。翻过桌子上的一叠收据之后，我打开了右手边第一个抽屉。就好像一下坠入了水中，霎时间所有的背景噪音都消失了。我从里面拿起几十张，或许是几百张新闻剪报时，时间凝固了。

头条新闻一条接一条在我脑海里响起：“著名游泳运动员死于奇异的身故”，“深受喜爱的阿黛尔在撞击中身亡”。这些文章剪得一丝不苟，边缘笔直，许多因时间久远而褪色。也有照片，背面有爸爸的笔迹潦草地写着拍摄年份。我把它们一张张拿近，用手指揣摩我母亲的头发、脸庞和身体，小心不让我的眼泪或是指印毁了照片。妈妈在我只有九岁时就去世了，他从未提起过她，却让她一直秘密地住在这个抽屉里。

阖上抽屉后，我悄无声息地溜出了书房，走到我爸面前，他仍固执地挽留。我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我们一起目送桑德拉离开。

同心传译



时尚辞典

## 问医度娘

□ 积雪草

前段时间看电视剧，男二号无限怨怒地给男一号打电话，刚刚说了一句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”，镜头切换，男一号躺在床上，懒洋洋的，睡意未消，满脸不耐烦地回他，别问我，有事问百度……

看罢，不禁莞尔。  
生活中有很多事情，大到求医问药，小到衣食住行，总之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你心中有疑惑，不用东奔西跑四处求人，只要打开电脑，输入相关词句，答案会铺天盖地地砸下来，不管你的问题多么复杂和专业，只要你想问，保证会有人给出你答案，如果你往论坛里溜达两圈，再在微博上晃荡几步，你提出的问题更会有热心人给出答案无数。

衣食住行这等小事问问度娘，即便错了，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可是求医问药这等大事也有很多人喜欢问度娘，“网络医生”不仅会告诉你发病原因，临床症状，还可以向你介绍治疗方法，事无巨细，娓娓道来。

网络时代，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半个医生，大病小病都会去网上搜索，自会有很多答案供你参考和对号入座。中国传统医学讲究辨证施治，何谓辨证施治？简单地说，就是一样的症状，治法也不会一样，情况因人而异，通过总体的分析、判断、综合，最终找出病因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不是三两句话就能弄清楚的，要不然全民皆医生，还学那么多年的专业知识干吗？

有一个朋友，有时候早晨起床后，会发现手脚有些轻微浮肿，她上网搜索一番，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是脾湿，在网上搜索到一个治疗脾湿的方子。她去超市精心选了上好的薏米和红豆，回家精心熬制，日日饮用，没几天的功夫，脾湿没有治好，身上倒是起了大片的红疹，奇

强词有理

□ 李伟明

多次和一些曾经爱好诗歌的朋友谈起现在的诗歌，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：诗歌写作几乎走进了死胡同。“看不懂”是某些现代诗的最大特点。不善藏拙者如我辈，面对那些经过某种手段排列组合的分行汉字，一面惭愧地承认自己的“无能”，一面又难免厚着脸皮质疑：“诗人”所记录的，莫非是他自己那断断续续的梦话(梦话如果是连贯的，想来也应能看懂一些意思)？我们读了四年中文专业的人尚且看不懂，全国13亿人当中至少有12亿也不懂吧？

导致新诗“看不懂”，我想是写作者太“个人化”了。或许他们本来是要追求“个性化”的，可惜误入歧途走上了“个人化”的道路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，许多作家把“个性化”写作当作自己的追求，“遵命文学”不再是主流。作家莫言说：“一个写作者必

# 个性化和个人化

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，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；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，应该是那种与众不同的、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。一个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，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、能够使他和别人区别开来的语言。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，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。”个性化写作，使文坛百花齐放，异彩纷呈。

个性化是推进文学创新的重要因素。以诗歌为例，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著名作家屈原，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，他在艺术形式上，打破四言诗的格调，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的“楚辞”体，是诗歌形体的一次解放。和《诗经》的大多数作品一样，屈原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在一代代人之间产生广泛的共鸣。后世的众多优秀作家，也是通过“个性化”不断创新，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因此绵延不绝。

个性化的作品有棱有角，容易形成“品牌效应”，为人们所识别。那些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，哪个不是个性鲜明呢？金庸的作品，离奇的故事中暗藏玄机，稍一品味，你就可品出人生哲理、政治寓言，只有肤浅的人才会认为只有打打杀杀，是为娱乐而娱乐。王跃文笔下的官场，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“好人”，而恰恰是这一点，使其显得超级逼真。也许，在当前“正统”的文坛，上述二位都坐不上“主席台”，但我相信，他们的作品虽然未必获过奖，特别是那种有助于评职称的大奖，可因为这种鲜明的个性，一定能比一般的“获奖作品”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。

“个人化”又是怎么回事呢？  
说“个人化”是“个性化”的误区，是因为写作者把文学创作私人化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疏远社会生活。比如“梦呓”式诗歌的泛滥，使现代诗歌因为患了“自闭症”而日渐式微。又比如某些散文作者，成天唠叨着自己的吃

喝拉撒，自己写起来津津有味，别人读起来味同嚼蜡。这些，表面上看似似乎拓宽了写作题材，其实却使创作的空间越来越狭小。

“个人化”并不是最近一二十年才有的事，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。南北朝梁、陈时期盛行的“宫体诗”就算一种，北宋初期的“西昆派”也有它的影子。这些无病呻吟的东西，当然没办法“走”远。南北朝最后一个优秀诗人庾信，前期也是“宫体诗”的“发烧友”。后来，他的生活经历发生变故，对社会有了深刻认识，诗风也随之“脱胎换骨”，终于留下了一批佳作。杜甫评价他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，说得很客观。

文学是社会科学，关注社会，关注现实是它的重大使命。个人化的东西，先天缺失思想性，若非艺术形式特别美，是很难让读者接受的，更不用说流传了。个性化的作品，给大家看；个人化的文字，最好留着“自赏”。